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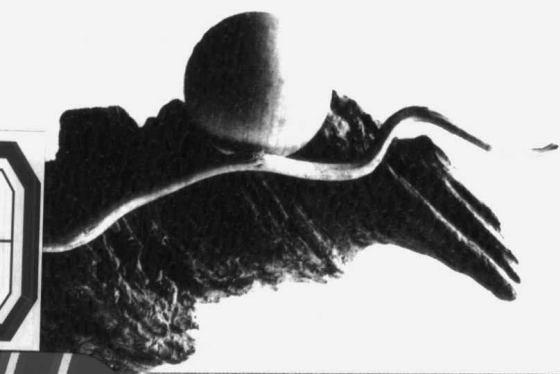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S

劉 聖 夫

。卷



女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

刘云若。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刘云若 /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71-608-6

I. 中...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37068号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刘云若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 *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145 印张 3136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171-608-6/I · 398

全套定价: 348.00 元 (全 12 卷)



前 言

旧派通俗小说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渐生出新的气象，秉承“社会—言情小说”余势而又对其心理纽结作更深细更复杂发掘的是被誉为“天津张恨水”的刘云若（1903—1950）。

刘云若原名刘兆熊，1903年出生于天津，是现代著名的言情小说家。少年时即享有文名，在《东方日报》副刊《东方朔》上发表文章，被该刊引为台柱。后历任《北洋画报》、《商报周刊》编辑、主撰。1930年应邀担任《黑旋风》主编，写作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大受读者欢迎。其后创作欲罢不能，在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又先后写出了四十多部长篇言情小说，其中《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恨不相逢未嫁时》（又名《旧巷斜阳》）、《海誓山盟》、《粉墨筝琶》等都是民国通俗小说中的优秀作品，1950年春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七岁。

刘云若堪称民国通俗小说史上领袖群伦的人物，其成就与张恨水、不肖生等同时代少数几位言情或武侠作家等肩，共同将民国通俗小说艺术推向了顶峰。旧派小说确以鸳鸯蝴蝶派为发端，但随着“五四”新风气的临袭和中国社会现实的日趋恶化，旧派小说家们也在一步步地蜕变发展。不少人向新文学借鉴技巧，并且开始在爱情、武侠、侦探之外观注国难，描写底层社会的残酷现实。在经历了



哀情与黑幕充斥，武侠与神怪并行的叠变之后，公认的能将社会小说与言情小说熔为一炉并开启了章回体通俗言情小说成熟之路的两位巨子：一位是张恨水，另一位便是刘云若。刘云若的长篇言情小说往往在错综复杂的爱情悲剧中编织出一种巧合而循环纠结的情爱网络，由此勾勒社会的广阔背景，使其中的人物命运波澜起伏、节外生枝，巧合中体现出必然，平静中孕育着疾变，形成一幅耽于情、溺于情的恩爱与忏悔交织的情爱图画。刘叶秋在《忆刘云若》一文中说：“《春风回梦记》……作品主题，无比明确；人物描写，形象鲜明；情节安排，紧凑细密。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哪方面说，都足以跻身世界名著之林，而毫不逊色。”郑振铎也对刘云若极为推许，认为他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其创作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综观刘云若的小说创作，他对人物情感的解剖和心理世界的描写极富特色，文笔生动洗练，叙述从容不迫，往往使读者沉醉于热烈的情感体验中不能自拔。

刘云若对通俗言情小说的发展贡献很大，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本文库收录了刘云若代表作品《春风回梦记》和《海誓山盟》，读者朋友可以从中窥测到刘云若作品的独特风貌。



目 录

春风回梦记

- 第一回 伉俪江湖闻歌圆破镜 (1)
恩冤尔汝语燕定新巢
- 第二回 玉楼天半起笙歌薰砧捣去 (28)
锦帐夜阑开影戏油壁迎来
- 第三回 杨柳试春愁少妇凝妆翠楼上 (80)
携蒲兴大业赌徒得计狱门前
- 第四回 八方风雨会牢中摧花成符牒 (115)
万古娥眉来梦里得月有楼台
- 第五回 完心事花烛谐青楼鸳盟再定 (142)
结孽冤芙蓉销粉黛棋局初翻
- 第六回 儿女情激发英雄气豪士走天涯 (177)
葭苕谊感动菩提心愚兄探地狱
- 第七回 花底妒秦宫侠骨柔肠铸成大错 (218)
衾影惭金屋痠心酸泪莫起沉痾
- 第八回 千金市骏骨明身世夜月返芳魂 (256)
一殡出双棺忏业冤春风回旧梦

海誓山盟



春风回梦记

第一回 伧伧江湖闻歌圆破镜 冤冤尔汝语燕定新巢

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某年的初春，夜里一点多钟，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正在榻上客满房里烟浓的时节，人多得简直有些旋转不开。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佟云广，被挤得攒到账桌后面，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他那鬼脸上的表情，时时的变化不定，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狐腿皮袄，三十多岁大白胖子道：“徐二爷，昨天给你府上送去的八两清水膏子，你尝着怎样？”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喷完喝了口茶才答道：“好的很，明天你再给熬十两送去！真个的，那八两该多少钱？”说着从怀里把很太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预备付钱。佟云广笑道：“二爷，你忙甚么？只要你赏脸，我供你抽到民国六十年再算账也不迟！”说着，又郑重的叫了声二爷道：“二爷，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每回给你送的烟，都是我内人亲手自制。不是我跟你送人情，我的内人向来自管烟馆事，说到熬烟，她更没工夫伺候，只有给你二爷熬烟，她居然高高兴兴的办，足见二爷真有这头口福。若是经伙计们的手，哪有这样香甜！”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话道：“佟掌柜，这可



不怨我和你开玩笑，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样高兴？难道和徐二爷有什么心思？你可留神她抛了你，婊了徐二爷！”这几句话说得满屋里的人都笑。那佟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口里却搭讪道：“芳姑娘，先不劳驾你吃醋。凭我女人那副嘴脸，就是回炉重做一下，也比不上你一半好看，你放心吧！”说完回头一看，立刻露出一脸怒容，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赵老四，你这两毛钱的烟，玩了够半个钟头，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都像你这样，我这个烟馆就不用开了！”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吕先生，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谁也别挤谁说出话来。前账未清，免开尊口。一言超百语，闲话休题！”吕先生还嗫嗫嚅嚅的想要说话，那佟云广却自把头扭转，再不理他，只口里自己捣鬼道：“真他妈的丧气！窑子里有窑皮，烟馆里就有烟腻。”说着又缓和了颜色，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儿笑道：“金老爷，上一回有我的亲戚，想在东首干一个小赌局，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不知道你办得怎么样？”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一手耍着烟签子，比划着道：“佟老大，你是个通世路的明白人，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我可怎么能跟上头空口说白话！”说到这里，那佟云广忙道：“你说的是。我们亲戚原曾透过口风，反正不能教你为难。”那金老爷道：“你倒会说空话，不给我个所以然，怎样说也是白费。”佟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道：“我给你烧口烟。”就拿烟签子，挑起烟在灯上烧，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唧喳了半晌。金老爷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这时那徐二爷和那芳姑娘穿了衣服要走，佟云广忙过去趋承了一遍。他



们走后，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候缺的也都各得其所。佟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料理账目。

这时忽然屋门一响，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行路带着风声，闪得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儿都动摇不定。大家抬头看时，只见他黑紫的脸庞儿，微有些灰色，却又带着油光，浓眉大眼，躯干雄伟，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身穿一件灰布棉袍，已脏得不像样子。屋里的人见他进来，立刻都不言语。佟云广却皱了皱眉。那大汉直奔了佟云广去，他一伸手，只说一个字道：“烟！”那佟云广也一伸手道：“钱！”那大汉道：“佟六哥，你这不是诚心挤我？有钱还跟你空伸手！”佟云广道：“周七，你听我说，向来你给我出力不少，白给你烟抽也是应该。只是你抽足了，就是屋里喷痰吐沫，随便胡闹，给我得罪主顾。花钱养个害人精，教我这本账怎么算！”那周七道：“佟六哥，我是知过必改，往后先缝住了嘴，再上这屋里来。”说着，忽想缝住了嘴怎么能抽烟？忙改口道：“我还是带了针线来，抽完烟再缝住了嘴。”那佟云广把一盒烟给他道：“少说几句，快过瘾，完了快滚！”这时那周七一头倒在破沙发上，叹道：“佟六哥，我要花钱买烟，哪能听你这个滚？谁让我把钱都赌得光光净！咳，老九靠虎头，铜锤坐板凳，都跟我拜了盟兄弟。猴耍棍，吐血三，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夫妻，简直他妈的都跟定了。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偏巧庄家又是皇上玩娘娘，真是能死别捣霉。”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周老七，你也该务点正了，成年际要赌嫖！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够个朋友，帮扶你赚得钱也不在少。你要规规矩矩，不赌不嫖，再弄份家小，早已齐家得过，不胜似这样在外飘荡着？”那周七长叹口气，把



烟枪一摔道：“马先生，只你这几句金子般的话，强如给我周七几百块洋钱。可是你哪知道我周七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而今现在，不教我赌钱吃酒，你说教我干什么正经？咳，我周七也快老了，烟馆里打个杂差，赌局里找些零钱，活到哪日是哪日，死了就落个外丧鬼也罢！”

他正说着，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悠悠扬扬弹了起来。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只听弦索弹过一会，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珠喉，和着弦索缓声低唱。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吹打拉弹的惯家，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得最入神。只听得唱到首句头三个字“……剑阁中……”便摆手向众人道：“听，别作声！这是子弟书里的《剑阁闻铃》。”这时那屋里人又接着唱道：“剑阁中有怀不寐的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作响声，忙问道：‘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高力士奏是林中雨点和檐下金铃。唐天子一闻此语长吁气，这正是断肠人听断肠声。可恨这不做美的金铃不做美的雨，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唱到这里便歇住了，只有弦索还自弹着。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回头向佟云广道：“好动人的唱儿！你知道这唱的是谁？”佟云广道：“隔壁住的是个行客，也没有带家眷，这唱的大约是现招呼了来。”金老爷点点头，道：“我想绝不是娼家里的人。现在盛行着西皮三簧时调大鼓，谁还学这温三七的子弟书？这个人我倒要见识见识。”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赵三，你到外面向茶房去打听，这隔壁唱的若是个卖艺的人，回头那屋里唱完了，就叫她到这屋里来。”赵三答应自去。

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金老爷更是听得入神，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却听得连声叹气。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只见他不只叹气，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不觉诧异



道：“周七，凭你这样一个粗人，还懂得听鼓儿词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倒怪了！”周七擦着眼笑道：“我哪懂得什么鼓儿词锣儿词？只因方才马先生说话，勾起我的心思，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像哭一样，不知怎的就心里十分难过，倒被你金老爷见了我的笑。”金老爷便不再言语。沉一会儿，那隔壁已是红牙拍罢，弦管无声，这陷便又高谈阔论起来。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又犯了酸，自己唱道：“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这个人儿一定不会粗俗，想是个芦帘纸阁中人物也。”大家正莫明其妙地看他酸得可笑，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向金老爷道：“唱的是母女俩，倒是卖诱的，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得来，现在完了要走。听说是两块钱唱一段，你叫么？”金老爷听了价目，想了想，咬咬牙道：“叫进来！”那赵三又出去了。

不一会，从外面引进两个女人。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鼓套，面貌虽然苍老，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后边的那一个，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面目被遮得瞧不见，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和蓝库缎皮袍的衣角。赵三向金老爷一指，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身体向旁边一闪。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生得清丽夺人，天然淡雅，一张清水瓜子脸儿，素净得一尘不染，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更显得光艳耀目，把屋里的乌烟瘴气，也似乎照得消灭许多，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掩映着一树梨花。金老爷看得都忘了自己的年纪，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饿虎扑羊式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不大合式，便转头向那



妇人道：“请坐请坐。”那妇人不客气，一屁股坐在烟盘子前边金老爷身侧，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烟馆里就是这样不宽松，你不要气闷，孩子，来，来，坐在娘腿上。”那女郎摇摇头，低声道：“不，我站着好。”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那女郎也便坐下，却把两只手都笼到袖口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那妇人道：“正是。隔壁那位客人，一阵高兴，叫我们来唱买卖。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我便绰了把弦子跟了来。谁知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要不是我跟来，还抓了瞎。”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看看妇人道：“方才弦子是你弹的？”那妇人点点头道：“教你见笑！”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笑道：“噯噯，我认识你！你饲当初六合班的冯怜宝。除了你，女人队里谁有这一手的好丝弦？提丘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听说你是跟了人，怎么又干了这个？你禁老了，面貌也改的几乎认不得。”那妇人道：“抽大烟就把我鼓骨换了胎，怎么会不老？二爷你眼力还好！”金老爷笑道：“你别这样称呼，你可还认得我？”妇人慢慢摇头道：“倒是面熟，一时想不起来。”金老爷道：“咱们曾一处玩了一二年，你还记得跟大王四同走的金老三？”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他肩膀一拍道：“你就是金老三呀！烟灯上可真把你烧老了，不说简直认不出。哪里还有当初一点的俏皮样子！想起咱认识的时节，真像做梦一样。”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指着那女郎问道：“你这个孩子是新制还是旧存？”那妇人也瞪了他一眼，道：“你少胡说！你不记得么？我嫁过一回人，那是那个盐商何靖如。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因外面风声不好，又把我打发出来。这孩子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后来又落到窑子里才生的。到大



王四认识我的时候，她才两岁。你忘了你常抱着玩的那个小凤么？还记得她三岁生日的那天，大王四送了个金钱，你亦买了副小镢子。如今改名叫如莲了，只仗她卖卖喉咙养活我。”说着就叫道：“如莲，见见你的干老金三爷！”如莲在椅上欠欠身，只鞠了个浅躬。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一面向那冯怜宝笑道：“你别教她这样称呼，看大王四在阴间吃醋！”怜宝惊愕道：“怎么说？大王四死了？”金老爷道：“死够七八年了。可怜三四十万的家私，临死落个五更抬，还不是你们姐儿几个成全的！”怜宝正色道：“你别这样说，他在我身上没花多少钱，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这里面冤不着我！”金老爷点头道：“这我知道。只花灵芝和雪印轩郭宝琴那几个就抄了他的家。想起当初同嫖的人，都没落好结果，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听说何靖如也死过七八年了，有个少爷接续起来，家业还很兴旺。他那少爷也是好玩，前些日我还常见。他名字是叫什么……什么，咳，看我这记性！原在嘴边，一时竟想不起。”怜宝笑道：“管他叫什么！当初何靖如那个老梭胆子的人，弄外宅就像犯王法。他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我也不明他家里的内情。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没的还想教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所以我对于老何家的事，绝不打听。要不为你是熟人，我也绝不提起。”说到这里，只听如莲叫道：“娘，还唱不唱？不唱走吧！”怜宝道：“孩子倦了，旧人见面，谈谈比唱不强？还唱什么？倦了咱走，现在几点钟了？”

金老爷听了她末一句话，不由笑道：“难得你这些年还没改了你那河南口音。”又向众人道：“你们听她口里的几字和钟字，跟周七一样不？”说完用眼睛去找周七，只见那破沙发上却没有。向左看时，周七却正靠在烟榻旁边



一个小立柜上，眼睛直直的向冯怜宝傻看。金老爷笑道：“周七这小子又直了眼了。你们是落在江湖内，俱是穷命人，就认个乡亲也罢。”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突然抢上两步，向冯怜宝叫道：“唉，这位嫂子，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那冯怜宝被他惊得一跳，忙立起来，口里答应道：“是呀！”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周七又问道：“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冯怜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怔怔的道：“我先问你，你可姓周？”周七点点头，又往前凑了一步。冯怜宝又颤声问道：“你的学名叫大勇？”周七听了，不由分说，便抢上前把她揽到怀里。怜宝只带着哭音叫了声“我的……”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众人见她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周七却张着大嘴，挂着两行眼泪，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口里模模糊糊的道：“我俩二十年，……二十年……”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在一旁发闷，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馆人，恩客多得比河头鱼鳖还多，只当又遇见什么特别恩客，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心中委实不大舒服。阖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都测不透底细，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金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听言察理，早瞧科八九分，便劝道：“你们夫妻离散了二十年，如今见了面，真是大喜，还哭什么？各人肚里装的委屈，等回家去哭上十天半月，也没人管，何必在这里现象！”周七和怜宝原是一时突然激于情感，才抱头一哭。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四十的人，在人前搂到一处，不大像样，便一齐松手离开，脸上都是一红。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从那年咱从家乡逃出来，路上没遇见土匪，却遇着乱兵。我被乱兵捉了去，你怎样了？”怜宝叹道：“咳呀，提不得，你被兵捉了走，我教他



们按在地下，剥了衣服，在河边柳树下，一个挨一个的，把我……”周七顿着足，掩着脸道：“我懂得了，你少说得这们细致，亏你也不嫌难看。”怜宝道：“如今还嫌什么难看？要这样脸皮薄，你媳妇这二十年的事，臊也把你臊死了。”周七点头道：“对，对。我混，我混！如今还讲他妈的哪门子清白，真是想不开！你说，你说。”怜宝说：“这你还明白，命里该当，教我一个妇人家有什么法子？那时教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得快要没了气。咳，你忘了那时我才十九岁呀！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只当已死，便抛下我去了。我在河边上不知道发了多少时候的昏，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把我救了，没法子只得跟了他。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把我带到天津，就卖到窑子里。”

说到这里，忽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佟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完。这一堂客还不赖到明天正午？先来的不肯走，后来的等不得，营业怕要大受损失，便借题开发道：“周老七，你们夫妇重逢，这是多痛快的事，还不回家去叙叙二十年的离别，在这里聊给旁人听作甚？”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明白他的意思，也趁波送人情道：“周七，你们回家吧！明天还一同来，我请客给你们贺喜。”冯怜宝是个风尘老手，有什么眉高眼低瞧不出来？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便向周七道：“咱们走吧，你住在哪里？另外可还有家小？”周七苦笑道：“呸，呸，呸！我都没个准窝巢，哪里来的家小？咱们离开多少年，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如今烟馆赌局就是我的家，里面掌柜就是我的家小。想住在哪里便是哪里，还不用开住局钱。”说到这里，那边佟云广喊道：“周七，你要说人话，不看你太太在这里，



我要胡骂了！”周七笑道：“佟六哥，你多包涵，怨我说溜了嘴。”便又接着向怜宝道：“你住在哪儿？我去方便不方便？”这句话惹得金老爷大笑道：“男人问他媳妇家里方便不方便，真是新闻！周七这话难得问得这么机伶，倒教我听了可叹。”那怜宝擦着眼泪笑道：“哪怪他有这一问？若是早几年见面，我家里还真不方便，如今是清门净户的了。”周七听着还犹疑，怜宝笑道：“女人只要和烟灯搭了姘头，什么男人也不想。这种道理，你不信去问旁人。”金老爷从旁插言道：“这话一些不错。要没有烟灯这位伏虎罗汉，凭她这虎一般的年纪，一个周七哪里够吃！”怜宝道：“金三爷，你还只是贫嘴。”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便叫了声“我的儿，还忘了见你的爹！”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便又叫了一声，只听门外应道：“娘，走么？我在这里等。”怜宝诧异道：“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出去？见了爹倒躲了。”周七愣头愣脑的道：“谁的孩子？叫人家见我叫爹，人家也不乐意，我也承受不起，免了罢！”怜宝忙刷了他一眼，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周七还要说话，被怜宝一握手搗得闭口无言。怜宝便道：“到家里再给你们引见也好。”说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就拿了随身物件，领着周七出来。

才出了楼门口，便觉背后噙然一声，人语四起，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也不理会。寻如莲时，只见她正立在楼梯旁，呆看那新粉的白墙。怜宝便走上前，拉着她的手道：“你这孩子，躲出来作什么？”如莲撅着嘴道：“您只顾说话，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都吡着黑牙向人丑笑。我又气又怕，就走出来。”怜宝道：“孩子，你也太古怪，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说着一回头，指着周七道：“这是你的爹。有了他，咱娘俩就得有着落了。”如莲



在屋里已听明白了底里，因为替她娘说的话害臊，便躲出来，知道这姓周的便是娘的亲汉子，只不是自己的亲爹，便含糊叫了一声。周七也含糊答应了一句。在这楼梯上，便算草草行了父女见面的大礼。三人下了楼梯，出了大明旅社，走在马路上。

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四更天气，一丸冷月悬在天边，照在人身上，像披着冰一般冷。如莲跟着一个亲娘，一个生爹，一步一步的往北走。又见他夫妇，话说得一句跟一句，娘也不知是怕冷还是为什么，身子都要贴到这个爹的怀里，觉得紧跟着走，是不大合式，便放慢脚步，离开他们有七八步远，才缓缓而行。因为方才在烟馆里看了这一幕哀喜夹杂的戏剧，如今在路上又对着满天凄冷的月光，便把自己的满腔心事，都勾了起来。心想自己的娘，在风月场里胡混了半世，如今老得没人要了，恰巧就从天上掉下个二十年前的旧男人，不论能养活她不能，总算有了着落，就是吃糠咽菜，这下半世也守着个亲人。只是我跟了这不真疼人的娘，又添上这个平地冒出来的爹，这二位一样的模模糊糊，坐在家里对吃对抽，只凭我这几分颜色，一副喉咙，虽然足可供养他们，可是我从此就是天天把手儿弹酸，喉咙唱肿，将来还能唱出什么好结果？娘不就是自己的个好榜样？我将来到她如今的地步，又从哪边天上能掉下个亲人来？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忐忑，又觉着一阵羞惭。接着又脑筋一动，便如同看见自己正在园子台上，拿着檀板唱曲的时光，那个两年多风雨无阻来顾曲的少年，正偷眼向自己看，自己羞得低下了头，等一会自己偷眼去瞟他时，他也羞得把头低下了。她这脑筋里自己演了一阵子幻影，忽然抬起头来，又看见当天的那一丸冷月，心下更觉着有说不出的慌乱。自想，我和他不知道何年何